

河洛旭事

“曾是洛阳花下客，野芳虽晚不须嗟。”这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被贬夷陵后所作《戏答元珍》的结句。“我曾经欣赏过洛阳的美妙风光，所以，即便荒僻的夷陵春天很晚才来，也不必叹息。”

联系上句诗“夜闻归雁生乡思，病入新年感物华”，就会发现，洛阳已成了欧阳修落魄江湖时的精神慰藉。那么，美丽的洛阳和欧阳修有着怎样的渊源？这位“花下客”又在洛阳留下哪些足迹？自今日起，请听记者娓娓道来。

——编者

“洛阳花下客”欧阳修 非非堂里好时光

□记者 陈旭照

公元1030年三月，24岁的欧阳修参加殿试，考中甲科第十四名。五月，他被任命为西京(洛阳)留守推官(西京留守的属官，掌管刑狱)，于次年三月上任。

1 新衣服白买了

宋史称欧阳修“幼敏悟过人，读书辄成诵，及冠，嶷(yí)然有声”。

这样的人才当然能成为国家栋梁。欧阳修确实厉害，23岁时参加国子监考试，考了第一；当年秋天参加国学解试，又考了第一，次年正月参加礼部的省试，还是第一。

这让欧阳修踌躇满志。他觉得凭着自己的能力，在两个月后的殿试中继续考第一不成问题。为此，他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，准备在高中状元时穿。

偏偏造化弄人，殿试结果，

欧阳修是甲科第十四名，状元被他在广文馆的同学王拱辰得了。

欧阳修不是做了件新衣服吗？他还没穿呢，就让王拱辰给抢先穿了。原来，有天晚上，王拱辰无意中看到这件新衣服，也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，兴致勃勃地拿过来穿上，“我穿状元袍子啦”。

一语成讖，他真夺了状元。

当然，这只是传说，王拱辰中状元，说明他水平不一般，欧阳修没中状元，据说是其锋芒太露，考官们想杀杀他的锐气，以便他日后成才。

2 下乡巡查灾情

公元1032年夏秋之间，洛阳一带发生旱蝗灾害，欧阳修奉旨下乡巡查灾情。这期间，他写了一首《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僚友》，记录了这次巡查的所见所闻。

我抄录如下，可以管窥千余年前洛阳的风土人情：“土龙朝祀雨，田火夜驱蝗。木落孤村迥，原高百草黄。桑野人行馐，鱼陂鸟下梁……墟户催寒候，丛祠祷岁

穰。不妨行览物，山水正苍茫。”

百姓们白天忙着塑造土龙求雨，夜晚则点燃火把驱赶蝗虫。树叶落尽，一望无际的原野上，只见百草枯黄，一派萧条景象。农夫们忙着送饭下田，不辞辛劳地抗灾驱蝗。由于长期干旱，池塘干涸，饥饿的鸟儿落到鱼梁上觅食。寒冬即将到来，人们忙着用泥涂抹墙壁，为求来年丰收，还不忘到荒野小庙祈祷焚香。

3 借非非堂表明立场

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，欧阳修考中进士后，被恩师胥偃择为乘龙快婿。

来洛阳第二年，即公元1032年，经批准，欧阳修在办公府署西侧建了一座非非堂，和妻子住了进去。

非非堂风景不错，欧阳修在《非非堂记》里说：“户北向，植丛竹，辟户于其南，纳日月之光。设一几一榻，架书数百卷，朝月居其中。”

堂名为什么叫“非非”呢？前一个“非”为动词，作“否定”讲，后一个“非”为名词，作“错误”讲，“非非”就是否定错误，通俗来讲，就是只做对的，不做错的。

“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，

则其心静，心静则智识明，是是非非，无所施而不中。”

为人处世如果不被外物迷惑，那么他的内心必定安静，内心安静人就充满了智慧，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，无论做什么都会成功。

欧阳修这是在借非非堂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志向。

非非堂建成，欧阳修又在堂前挖了个“方四五丈”的池塘，“不方不圆，任其地形；不整(zhòu)不筑，全其自然”。而后，他买了数十条鱼放养其中。

小家拾掇得不赖，那么，他的小日子过得美吗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河图洛影



唐代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(陕西历史博物馆藏)
(本文图片均摄于洛阳博物馆)

伯氏吹埙 仲氏吹篪

□记者 张丽娜 文图

朋友送我一个陶埙(xūn)，我将它搁置案头许久，不知怎么吹。

有次去洛阳博物馆参观，恰赶上丝绸之路音乐文物开展，见识了历代的埙，兴致顿起，遂回家擦了擦蒙尘的埙。

埙的声音很独特，悠远、浑厚，像从湖面飘过来的落叶，从山头吹过来的晚风。

古人按照材质，把乐器分为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竹、匏(páo)、木八种，是为“八音”。其中，埙独占土音，在乐队中起到和谐高低音的作用。

据博物馆讲解员介绍，埙大约出现在新石器时代，距今有六七千年历史。

先民们在用石头投掷猎物时偶然发现，有空腔的石头会在空中发出哨音，由此获得灵感，造出了埙。

原始社会的埙，多为石制、骨制、陶制，大多呈椭圆形，有吹孔，无音孔，声音单调。发展到东周时期，埙已有6个音孔，能吹出完整的乐曲。

《诗经》里有“伯氏吹埙，仲氏吹篪(chí)”之说，意思是兄弟俩手足情深，一个吹埙，一个吹篪，亲密无间。

篪是古代的一种管乐器，竹制，有孔，得横着吹，样子有点儿像横笛，但音色更为浑厚。

《洛阳伽蓝记》里记载：“快马健儿，不如老奴吹篪。”说的是北魏时期，羌族叛乱，朝廷屡次征讨，敌人就是不投降。河间王元琛灵光一闪，让自家婢女朝云假扮成老太婆，一路吹篪乞讨。羌人听到曲声，感伤莫名：“咱们为啥要背井离乡打仗呢？”于是，他们集体投降。

刀枪攻身，曲声攻心。这就是音乐的魔力。

秦汉往后，埙和篪在宫廷乐器中占了两席。美丽的舞女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常得君王带笑看。

后来，埙日渐式微，所幸不绝如缕，总有那些爱音乐的人怀揣热忱，传承古韵。



唐代的埙和乐舞人物印模(河南博物院藏)



青铜文化时期陶埙(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)



关注微信 wbfkjd
扫二维码
赏河洛经典，副刊美文
■投稿邮箱：
wbheluo19@163.com
■电话：0379-65233686